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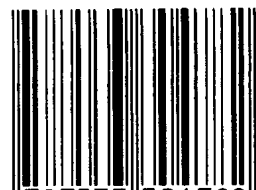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3/07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三六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考古畧八卷補五卷(二)

〔清〕王文清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一

考古原始六卷

〔清〕王文清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一九八

春秋經傳類聯不分卷

〔清〕王繩曾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多歲草堂刻本

.....二八四

杜韓詩句集韻三卷

〔清〕汪文柏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三二七

古今記林二十九卷

〔清〕汪士漢輯
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居仁堂刻本

.....四七五

考古畧八卷補五卷(二)

〔清〕王文清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古畧八

卷》提要

考古畧卷之六目錄

縣鎮法考畧

教省考畧

帝王兵制考畧

井田出軍賦同異考畧一

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考畧

漢代兵制考畧

宋代兵制考畧

車戰考畧

宇內山水三大幹考畧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二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四

湖陰縣志

關鎮要區考畧一

關鎮要區考畧三

鄉遂

刑律考畧

八陣考畧

周官大司馬九法九伐考畧

井田出軍賦同異考畧二

管子內政軍令考畧

唐代兵制考畧

明代兵制考畧

九州異名考畧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一

古今地理同異考畧三

歷代州道路省考畧

關鎮要區考畧二

湘沅記

律法考

楚漢王文清九溪民集

王文清

復世官吏之考績無庸拘古昔之成法已有明矣今未逮其議論
尚有可採焉明崔文敬公統議曰天下親民者守令也綱紀守令
者上官也糾察上官守令者撫按御史也然習俗之弊也以奔走
應對為職以臨政准民為餘力以造請勅單為恭謹以直躬守道
為慘疾故郡縣之瑣細末務動必關決於上司不得擅有變動大
吏不詰民俗斷以胸臆意指錄出改易無常此雖冉季亦安從而
行之哉吏科王治等疏飭吏治三事一定等則以辨材賢二公論
竊以一事實三修實政以圖治安若分九則斯太煩宜上中下三
等為限而糾則則屬之科中黃景昉曰撫民以吏察吏選以民故

曰民者吏之程也雖然御史固有法焉一在雲功令二在寬事權
三在嚴賞罰四在明器職五在重久任凡循良卓異一一廉其治
狀一有不實即以其罪罪所舉者何患吏不得人而渾不究也
氏統又議曰今太學之中其師尊矣而愚無賢士以為之徒鄉學
之中其徒盛矣而愚無賢師以為之師且翰林之官專讀文字而
不能達於政事州縣之官專於政事而不得與於館閣初選草茅
之書生而使之牧民復選王堂之書生而使之治吏若與民何以
蒙其益也此數說者蓋察吏安民之道吾無以贊之

刑律考

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事若有司者又代大君而
布好生之德者也今為考其刑法與律書之要焉古之五刑墨劓
剕宮大辟也三就者行刑各就其處大辟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
市也三居者大辟居四裔次九刑之外次千里之外也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賂刑者刑之法也皆災肆赦
信於賊刑者法外意也三辟者夏商湯刑周九刑也九刑者
正刑五入流宥與報與朴及贖也有三典者則新周用輕典平國
用中典亂國用重典也有三千之屬者夏刑墨劓剕宮五刑
五百官罪三百大辟二百周則墨五百劓五百剕五百宮五百
五百官罪二千五百條也又有五刑者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
是也五刑者官禁官罰官禁國禁野禁軍禁是也五刑者曰禁曰

刑律考

語曰禁曰糾曰憲是也以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則為三刑以宥
不攝者過失者違忘則為三宥以故幼弱故老耄教愚惡則為三
赦以糾治糾治糾治糾治糾治糾治糾治糾治糾治糾治糾治糾治
成以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
則尚書大傳所謂上刑諸衣不純中刑雜後下刑墨幪也衣象五
刑者白虎通所謂記墨象中刑諸衣不純中刑雜後下刑墨幪也衣象五
領也藏文仲又有所謂五刑則中刑斧鉞刀鋸鉞鉞報朴也大司
徒又有鄉八刑則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違言亂民也孔
子家語又有五大罪通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
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也周
治獄五刑國中甸野三甸都三月邦國期七凡因者上
罪禁學而極中罪極極下罪極也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極極則

教者考焉

惟天事化生殺各以其時惟王法天思威不容僭廢夫故有教者此仁心其德也顧與時教亦教其背與耳周之三教第教其四幼弱曰老老曰慈慈者耳其三省亦省其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者耳孔子言教亦止教其小過耳未聞不在於教之利又非纖細之德而概為奔馬之走轡也漢王符曰善完一概教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宅老盜服賊而過門孝子見憐而不得封還盜者觀物而不取取痛其苦馬大養振芳者傷水稼惡奸宄者賊良民性惡之民雖嚴明令尹不能絕也巨衛疏曰臣見大教之後奸邪不為矣止今日大教明日犯法苟且微幸不改其原雖嚴教之刑終不能措矣孔明治蜀有議其不教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孟光亦責黃牌曰教者偏枯之物教施非常之思徒惠奸宄之惡諱謝

湘陰縣志

之謂文中子曰無教之國其刑必平昔我言矣唐劉知幾曰教今之降奸人如期付度咸得倖免即罪當斷決方便規其故雖播延華露寬漏用使俗多頑悖時平康陽米司馬尤曰教者事多而利少使民怨之民憤怨鬱塞山陵之產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元其宗曰思可常施教不可屢下使殺人者得免則死者何辜明張居正曰犯罪者傷敗倫義之所不容天欲誅之而教之無乃違上天意乎且使被其戕害者皆含冤憤憤於幽冥之中當事不為之一泄故其苦恨之氣鬱而不散上蒸為災沙之變下播厥瘡痍之殃則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也此皆普賢之論教者者也然則為治者如之何亦曰於教必審而因國無庸微有罪必誅而奸惡無恃思斯為仁義兼全之道也

八陣考焉

風后握機文曰天陳地陳風陳雲陳虎陳龍陳蛇陳鳥陳犀陳八陳四為正四為奇奇為機機為變變為先出遊軍定兩陳天有術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則各四陳前後之衝各二陳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二陳前後之衝各三陳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陳陳北遊軍從後驅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度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鳳為蛇蟠圓繞之美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衝為龍龍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居於中張翼以進為振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要皆逆天文氣機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朱子曰此法六十四陳天衛十六陳居兩端地軸十二陳居中間天衛四陳居右後衛四陳居左北前衛六陳居右後衛六陳居左後衛八陳附天雲八陳附地合為八陳天衛井前後衛二十四陳合風八陳為三十二陽地軸井前後衛為二十四陳合雲八陳為三十二陰遊軍二十四陳在六十四陳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鳳為蛇蟠兵家先除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衝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為蛇為四奇所謂八陳也每以二陳相拱一陳之中又有兩陳一戰一字故又有二十二陳天衛二十四陳地軸等數也中外有輕重之機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輕重之權剛柔之節者家計也以實學虛以先奪後者合變也我易而敵常險我靜而敵常警兵法所謂致人而不

湘陰縣志

致於人此其機也。唐太宗問李靖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馬陣間容隙，隊間容隙，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連無連，奔無奔，走無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而頭皆殺，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此孔明神於握機之法也。又按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或方或圓，或曲或直，或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非李靖孰能知之？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

田陰縣志

卷之四

帝王兵制考略

兵以衛吾民耳。易之師曰：君子以容民畜眾，蓋師以容民非以勞民。師以畜眾非以積眾也。自黃帝畫野分井，因田畝而出軍賦，是井畝之法，兵制所自始也。嗣是顓頊討共工，禹命禹征有苗，夏啟征有扈，仲康命胤侯征義和，湯放桀，文王伐崇，伐密，戰黎，皆以整軍經武為靖國輯民之事。迄周而兵制大備焉。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六卿六遂，可制十二軍。乃止制為六軍，入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乃起拔，拔則無遺家一人。先王之不盡用民力也，鄉遂守衛王城者也。民皆為兵，政治以保伍之法，而以五起數，猶句都，都王畿，調發之兵如七家而出一人，政治以五起之法，而以四起數，遠近殊勞，意均也。因農事而軍，令寓其中，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時田獵

湘陰縣志

卷之四

而簡車徒，無非軍士也。君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之眾方其奉璋，我義型士攸宜，則為鄉大夫之選及其。浮彼淫舟，乘捷楫之則為將帥之職，蓋什伍之法於鄉里則聯其居於師田則聯其列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君，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斯時也，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亦無將之可名。徵發而不至於空國，行役而不至於憂家居，足以守而為腹心，出足以戰而為牙爪。田足以耕而餉食不匱，老幼廢疾有養而失所無患。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繕，委積皆新隨道里而貯峙，言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有逸，將必知兵，兵必慎將行險而不危，故以此奉天下而民從之也。又況兵權分屬，無得擅操，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徒則屬之司馬，師保四

習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夏
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是衛兵之權無敢爭也鄉連之民則
屬之司徒荒狩之役則掌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
法於司馬鄉師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辨於司徒
空是兵之權又無敢專也故有事調發則天子遣使持一牙璋
調之其權總握自一人如運指臂然此周制所以蓋善七豎若
後世之名民為兵而兵日益情聚兵將將而將日益驕也哉

湘陰縣志

周官大司馬九法九伐考畧
唐虞無司馬之官虞夏禹止以司冠治之蓋極治之世不事兵
戎也自商夏而商而周機械日開制防日備而大司馬立焉然其
時兵民合一年居則屬大司徒征行則屬大司馬且諸侯十八百
皆非控收之有道約束之有方其能上下相維繫而各安其所乎
故周制以九法平之而後以九伐成之平以養之於未成以整
之於既犯也今考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
建邦國以正邦國設儀九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凡此小事大以和邦
國此平之法也九法之所不能平者則以九法隨之九伐之法
以正邦國伐者聲其罪以致討也為弱犯寡則責之賊實害民則

湘陰縣志

伐之舉內境外則墮之墮墮同置之空墮之地以國之也野荒民
散則刑之負國不服則使之賦投其親則正之正疑作變故官掌
戮言殺其親者焚之是也故殺其君則殘之殘謂裂其肢體也犯
令凌政則杜之杜者廢絕其後更立賢者主之也外內亂為數行
則滅之滅則毀其廟社而新其祀典此非所以正之之法哉合而
觀之先王建為國而植親實百官而班羣后所以不私諸己共
贊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也諸侯朝聘以送職納賦天子進爵
以觀舉厥勳功德加於民則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九伐加之
是以世祿承襲之徒倍其富厚而無苟且之虞修職進守之事務
善其禮而不為窺伺之謀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章而風俗厚
周之衰也楚為江漢秦據秦然為弱宗周猶為共主數百年而
不一蹙亡者豈非九法九伐之道故特撰載振深難挽之效也哉

井田出軍賦同異考第一

古者寓兵於農則軍賦出自井田矣但其起賦之法其說有二一
謂八百家出車一乘一則謂八十家出車一乘也馬氏駁論語注
據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
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地方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雖大國之賦亦不過
也考一成有方十里田百井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外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
人炊穀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煎汲五人共百人于戎
備具是為一乘之數一同百里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
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戎馬四千匹
兵車千乘此諸侯國之大者是為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戎

湘陰縣志

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此皆指馬氏成出車一乘之
說是八百家出車一乘也又包氏成曰古者方里為井井十為乘
百里之國通千乘也是又八十家出車一乘也何要謂融依周禮
成侯王制孟子其有疑故兩存之按朱子曰車乘之說疑為氏為
可據馬氏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八十家出車一乘夫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重車牛馬兵甲器糧具馬恐非八十家
所能給也然與孟子王制不合疑孟子未見周官爵祿之籍故傳
聞不無小異若王制則非三代古書其亦不足據矣劉氏理亦謂
同古百里為田也井始出車百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
乘其十萬井則方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為
方三百三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是理亦用馬說矣但竊意八百家
出車一乘之說朱子亦舉其大者言之耳尚未有八百家也馬氏

謂句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將此
者是六家謂法共出一人也許氏謂提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萬
井以一井八家計之為五百一十二萬家一夫為五百一十二
萬夫以此供萬乘之役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不得接事者七十萬家言一夫從軍
七家奉之亦見七家賦一兵也然則供一乘百人之用者其始為
五百一十二家之數乎朱子頗謂為八百家所供者非誤也蓋第
據其田之封界計之而未指其田之實數除去山林諸項者言之
也馬氏六家一八之說亦但就甲士步卒等七十五人言之而未
合重車二十五人言之也其實八百家之數即五百一十二家之
數而六家與七家之數皆一而已矣說見次篇

湘陰縣志

井田出車賦同吳考卷二

井田出車之數既舍已而從馬氏矣乃即馬氏之說中又似有未合者當知其無不合也馬氏謂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是百井出車一乘本司馬法也乃司馬法又曰甸方八里出車一乘是又六十四井而出一乘也孔氏疏引康成小司馬注云若通清油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清油之地則為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由此疏求之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此六十四井即一成百井中之實田數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十六百井定出賦六十四百井出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出車萬乘此皆就其實田言之可知六十四井之出車一乘即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之出車一乘無二法矣

湘陰縣志

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考卷

或問古制車一乘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計十車步卒七十萬五千人是有六軍之卒乃公徒入止有三萬何子盾而不合也孔疏曰二者事不同也小司徒之法凡起徒後無適家一人此出軍之常法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詩云公車千乘者謂計地出兵乃國賦之常數也非言三軍之事也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乃出軍之定數也非言千乘之數也二者數不相合當各自為解耳或又問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計魯地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止十乘者何孔疏曰坊孔制國不過十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或又問車千乘法當用為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乃止云三

湘陰縣志

軍而魯成數三萬者朱傳曰大國之賦通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或又問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其數如何朱氏曰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五千人餘二萬七千人為步卒此三軍之實數也此解供載傳注中因頭緒紛雜故條理解之俾學者易曉云

管子內政軍令考異

兵法有變乎古制而仍不失乎先王之遺意者管子之內政是也
彼其作內政以寄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
師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
軌伍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八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
良人帥之五鄉為師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
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萬子之鼓春以發振旅秋以誦治兵是
故卒伍整於旅軍旅整於鄉內教既成令勿使違徒伍之人祭祀
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傳家與家相傳世同居少同
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
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戰則同強君有北士三萬人方

湘陰縣志

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也是則周之凡
里故黨州鄉及五兩年旅師軍之制至管子之軌里連鄉而盡變
矣然其大小相維本枝相屬居游相習履意相倚之勢不猶然先
王之意哉孫氏嘗論之矣謂吾播管子而得其所以變周之術蓋
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往往多為曲
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連蟠屈各有條理要以不可敗為主故
三代之興治其兵莫軍賦皆數十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至管仲
為霸功則非必勝無以取威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政其
死蓋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易連勝之兵其
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其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是則管
子之內政雖存先王之遺意而不已大變乎古制也哉若夫管子
州兵楚之二廣魯之北中則或為嚴學強兵之謀或為困民益兵

之卦抑更無足法者矣

湘陰縣志

漢郡承秦之舊而兵制頗為得宜凡民二十三為一歲以為衛士年五十六乃免就田每立秋新壯於郡名曰驅兵皆肄技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角抵罷還馬其京師有南北二軍蓋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軍為南宮城為南則衛京城之軍為北主南軍者衛尉主北軍者中尉也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衛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郡國去京師為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為近民情有閑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可棄故以之獲京城其意周矣南北軍又皆隸於三公而尤複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吏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皆經明行修之士焉若郡國之將有太守有中尉而侯相亦得與教兵之權郡國之

漢郡承秦之舊而兵制頗為得宜凡民二十三為一歲以為衛士年五十六乃免就田每立秋新壯於郡名曰驅兵皆肄技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角抵罷還馬其京師有南北二軍蓋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軍為南宮城為南則衛京城之軍為北王南軍者衛尉主北軍者中尉也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衛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郡國去京師為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為近民情有閑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可棄故以之獲京城其意周矣南北軍又皆隸於三公而尤複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吏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皆經明行修之士焉若郡國之將有太守有中尉而侯相亦得與教兵之權郡國之

兵則有村官有輕車騎士有樓船皆以數後攝歸其法乎地用車騎如上郡北地隴西諸郡是也山林險阻用村官如巴蜀三河潁川諸郡是也川澤用樓船如廬江潯陽會稽諸郡是也以至臨瀛之弩手荆楚之劍士各非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此皆聚於一時征伐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將無常享之權此兵之在郡國者也其法又有三吏曰卒吏者今無常人一月一更以正身供正役也曰踐更者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也曰過更者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不能人人自行爲三日戍國爲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夫南北軍京師守衛之兵也村官樓船車騎郡國得戍之兵也卒吏踐更郡國守城工役之兵也過更繇國戍邊之兵也此時兵農尚未分也至武帝窮兵恐京師兵弱而生變方分北軍爲八校有中壘屯騎步兵越

兵則有村官有輕車騎士有樓船皆以數後攝歸其法乎地用車騎如上郡北地隴西諸郡是也山林險阻用村官如巴蜀三河潁川諸郡是也川澤用樓船如廬江潯陽會稽諸郡是也以至臨瀛之弩手荆楚之劍士各非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此皆聚於一時征伐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將無常享之權此兵之在郡國者也其法又有三吏曰卒吏者今無常人一月一更以正身供正役也曰踐更者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也曰過更者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不能人人自行爲三日戍國爲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夫南北軍京師守衛之兵也村官樓船車騎郡國得戍之兵也卒吏踐更郡國守城工役之兵也過更繇國戍邊之兵也此時兵農尚未分也至武帝窮兵恐京師兵弱而生變方分北軍爲八校有中壘屯騎步兵越

騎長水司騎射聲虎賁八校尉之名而北軍始有常屯之名而募兵始此又恐北軍之權太重乃增朔門羽林隸於光祿勳以為天子之私人而南軍始有常屯之兵而常從始此此雖有互相防制之意然曰是番上變為常屯有養兵之意而京師之兵則壞矣同是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人任之而大臣無與而寵倖專兵之禍始此矣元狩踏武蓋數於是發騎更次請民次請戍次及七科請而郡國兵制益壞矣宣帝發三輔官徒弛刑者及放罷孤兒之屬皆詣金城而南北軍皆出矣光武知天下疲耗弛郡國守尉都試之役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士獨存京兵然罷省之役輒復補置及有征伐又出京師兵以行而募旅無復鎮衛之職自是常屯又變為遠征而兵制大壞矣安帝許市人子弟納粟補營衛之士而虎賁羽林之軍亦壞雲帝置八都尉又置西門八校尉以黃門領之雖大將軍亦屬焉於是十常侍之禍作而紛紛召外兵而漢亡矣予考漢初軍制最為近古民有常兵南無四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何其均也將相隨時所置或中郎公卿御史大夫出為鎮軍不為左連或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為異數而又御軍簡肅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覆書已報輪臺之招敗亡不掩衛霍行功幕府相除可見其時無壘蔽無欺罔之患若賞養雖或無常康儉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十石廢下成今月報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謝昌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非胡而越兵達禍結而根本不搖則後世之變而日壞者豈立法之過哉

林鶴曰漢制而軍有部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皆

騎長水司騎射聲虎賁八校尉之名而北軍始有常屯之名而募兵始此又恐北軍之權太重乃增朔門羽林隸於光祿勳以為天子之私人而南軍始有常屯之兵而常從始此此雖有互相防制之意然曰是番上變為常屯有養兵之意而京師之兵則壞矣同是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人任之而大臣無與而寵倖專兵之禍始此矣元狩踏武蓋數於是發騎更次請民次請戍次及七科請而郡國兵制益壞矣宣帝發三輔官徒弛刑者及放罷孤兒之屬皆詣金城而南北軍皆出矣光武知天下疲耗弛郡國守尉都試之役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士獨存京兵然罷省之役輒復補置及有征伐又出京師兵以行而募旅無復鎮衛之職自是常屯又變為遠征而兵制大壞矣安帝許市人子弟納粟補營衛之士而虎賁羽林之軍亦壞雲帝置八都尉又置西門八校尉以黃門領之雖大將軍亦屬焉於是十常侍之禍作而紛紛召外兵而漢亡矣予考漢初軍制最為近古民有常兵南無四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何其均也將相隨時所置或中郎公卿御史大夫出為鎮軍不為左邊或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為異數而又御軍簡肅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覆書已報輪臺之招敗亡不掩衛霍行功幕府相除可見其時無壘蔽無欺罔之患若賞養雖或無常康儉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十石廢下戍今月報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謝昌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非胡而越兵達禍結而根本不搖則後世之變而日壞者豈立法之過哉

林鶴曰漢制而軍有部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皆

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侯皆兵衛也北軍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是調兵為衛也八校胡騎是募兵為衛也

湘陰縣志



唐代兵制考略

自三國迄南北朝紛紜用兵鮮有定制周宇文氏防立府兵之制而成於隋唐興因之其始為府兵既而府兵變而為彍騎彍騎又變而為藩鎮而唐之兵勢凡三變及其後天子置禁軍而中尉之權愈專而唐遂以召外兵亡矣考自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衝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兵三年更遣為軍置將到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改驍騎曰統軍改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中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鎮凡府三等兵十二百人為上十人為中八百人為下置府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

湘陰縣志



錄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火中兵數皆自備并其甲冑或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所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彍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令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置則專教行少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解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此府兵之大畧歐陽公所謂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者也迨萬宗武后時府兵法浸壞番役更代不時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募

壯士充宿衛號長從明年更號驍騎入隸十二衛為六番每番萬
人此府兵之大變也元宗天寶後驍騎法又稍廢士夫附衛折衝
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致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
戎器賦馬餉糈糗糧並廢蓋自是而節度使擁兵而方鎮之勢盛
矣原夫方鎮者其始起於邊防之七防以極邊為重鎮鎮在六尚
書上與十衛將軍同已非五大不在邊之意然承繼時雖有節度
之名猶未具其官景雲中以薛嗣為幽州節度使有具官矣猶未
重其權至元宗而王承恩起邊防之號蓋此運私兼領之職為邊
將者十餘年不易而方鎮之權始重且其宿衛而衛士日就耗
散在內之勢日輕置長租於邊而精銳成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
又林甫固寵杜邊帥入相之路始之用安祿山後則指節度盡用
邊人而邊陲有倚注之權國家無藩籬之助而藩鎮之禍烈矣斯
時惟陰贊抱傷本之慮進居市取輕之謀事必教府兵興廢之由
極言其法之當復而皆不見用憲宗銳意起長河朔棄命乃穆宗
聽蕭範段文昌銷兵之說遂致河朔不能復取此又強弱之
變而為藩鎮者也若夫唐之禁軍則以安火之通而駕之兵僅千
靈武士不滿百此時有自外來赴難危從者賜號神策軍雖且以
中人主之好人選將說請自附於是選軍皆統於中人而中尉之
權愈專而橫不獨已反藩鎮之兵以誅之神策雖誅而朱梁之
變作矣而唐亡矣嗚呼唐府兵之善也子孫屢變其制遂至尾大
不掉而為乾干山頭之貴祖宗之法蓋可輕廢乎哉

宋代兵制考畧

宋兵制有四一曰禁兵天子宿衛之兵也收天下精壯總於殿前
侍衛二司其尤親近者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下皆番戍諸路有
事皆自京師遣之二曰廂兵諸州服役之鎮兵也太祖建隆壯勇
者皆為禁兵餘則留之本州無殿吏亦無教閱禁兵之強所以重
居內之勢廂兵之弱所以制方鎮之所也三曰鄉兵鄉兵者民兵
也選自戶籍或土民處募團結以為防守如河東陝西有弓箭手
福州有義勇之類四曰蕃兵塞上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若
其兵始於國初後分隊伍給旗幟緝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
制四者之外又有役兵則官府之兵如今之募壯之屬其軍政則
有召募募選應給訓練屯戍選補器甲馬政入者之目皆增損舊
制為之太祖起自布衣行懲事朝藩鎮跋扈之與收禁兵以備宿衛

分屯戍以擇邊圉將帥之臣入奉朝請贖罪之民收隸凡舊雖有
禁兵無由而選咸乎後承平既久武備浸弛仁宗時將判西兵太
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為保甲司馬溫公
所謂二丁取一是一使農民半為兵也其衣食是驅民為盜也嘗
宋大觀間日增兵額而無精銳之用建炎南渡收潰卒招募益置
御營司已後為公軍十二將而三衛始復舊制御營五軍之外又
有行營四援軍時諸將屢求提鎮乃秦檜主和議遂獻諸將提兵
難制之說因分隸其軍更號御前軍馬皆隸於樞密院於是御前
軍又在禁軍之外朝廷雖滿養兵之費而君相主和忌戰以守輯
劉岳之將皆不能竟其用遂至以積弱終後文天祥建議諸事教
州招鎮兵以備軍需而朝不能用追歎當日追乃至執民為兵野
無耕民連無商旅則召募且無計矣况簡閱乎哉此宋之所以武

